

加批袁了凡先生綱鑑合纂

王鳳洲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十七

宋 淳水 司馬光 遇鑑 琅琊 王世貞

後學

崇川

袁俊德潤身明
集震小浦校

(◎) 五代紀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宋歐陽文忠公始刪為五代史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雖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書多是據史其言辭詳畧與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

(◎) 後梁紀

張徐兵陳

聖祖曰六朝五代於開國之初貽謀甚多未善之功舉跡苟且目前徒無長人之計以相濟濟之用懷私也相去未遠當

○太祖皇帝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為子友珪所弑壽六十一

丁卯唐天祐四年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唐稱天復七年○是歲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願徐溫作亂○目時楊渥淮南節度使既得江西騎侈益甚顯溫泣諫不從二人帥牙兵露刃直入庭中執左右亂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三月唐遣使奉冊質如梁短等奉玉冊傳國寶於梁

○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是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濟陰郡名今山東曹州

○(目)張文蔚讀寶冊已降帥百官舞謡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又尉榮等伏不能對獨辟始矩蘇循稱頌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毋滅吾族乎梁王不懼而罷

袁九曰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忠曰朱三爾得否及宴諸王宮中復危言詰其滅唐之非全忠有兄如此獨不愧朱五經兒矣余獨怪全昱不能自為及為其二子解封雖身死牖下而二子終見殺如赤族之禍而不能避也史稱全昱無他才能以其明理誠勢如是豈司馬孚所望初全昱當唐時嘗為湘南節度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遂欲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駢吳季札曹子臧之流也何遂歸

下南湖曰克用平黃巢功冠當世而賦溫足之然克用堅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必表聞朝廷視其靡敢失節之誓言但賢於一時方伯郎先儒稱其

岐王李茂貞開府成州刺史錢鏗湖州刺史宋名文通俗名昭

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貧於此生靡敢失節李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為晉王後李克用存易嗣位遂滅梁國號唐即莊宗也

○(目)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李昌亮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博士可也李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李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牛輩

○(目)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及聞唐亡以丘廬地處不敢稱帝

梁以錢鏗為吳越王錢鏗字杭州刺史至宋朝開除

○(目)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錢鏗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

○(目)茂貞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其義之

梁以高李昌為荆南節度使錢江陵至宋朝開除

○(目)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李昌亮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博士可也李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李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牛輩

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其義之

梁以高李昌為荆南節度使錢江陵至宋朝開除

○(目)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李昌亮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博士可也李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李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牛輩

漢書

徐氏偶見曰

去而為其所羈也

蘇循居之鵠

朱溫獨唐室全且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慘夷之罪必相及雖居山安能免乎

梁武帝封其兄全昱為廣王○自全昱不樂仕京師常居陽山故里二子皆封王

胡致堂曰朱溫獨唐室全且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慘夷之罪必相及雖居山安能免乎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自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王曰蘇循唐之鵠豪貴國求利不可立於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胡致堂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圓何異朱溫效期舍己隨衆而謂人爲猶背眼耶

袁了凡曰楊涉蘇循當周梁之際極奸詭以苟富貴雖同入六人傳然涉子叔氏猶能諫父曰大人為唐宰相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余千

光初求唐舊臣以備百官循至鵠州入牙城望肩輿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踏泣而稱臣是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書日筆方絕易達以求富貴不止其無恥一至此真禽鳥之不若哉

鑑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至後周太祖朝為南唐所滅○鑑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

據廣州盡有嶺表之地
後改號漢至宋朝國除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自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廷則未喪也失御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消杜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劉王禮而用之使修舉政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契丹耶律阿保機始建國元年

戊辰_晉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自晉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

存勗五代史克用攻

除騎渡滹沱河敗過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餌人裝之充用名所爭本不保斤兩

置鞍在一子突厥

試問

二鎗鏹皆百斤試問以驍將僅能二百

鍛之械加以甲冑鞚之屬其重何啻四

五斤之重戰馬當是頭

可如揚馬形容傳其為浮文駁累者不少

當如李亞子當如李亞子

生子當如李亞子

問唐王再勃來京之役何如

晉王謀伐上黨

已巳_晉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後國號吳

原者足而不憂

蜀蜀蜀川刺史王宗弁罷○曰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王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貧者安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王嘉其志而許之○書法當宗弁美知止也

崇宋州獻縣茶
豐年為上瑞

豐年為上瑞

趙王開門禱盜

庚午晉故吳相唐天祐七年治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四月梁宋州獻瑞參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反諒○夏梁主欲襲趙鎮州會燕王守光攻趙梁遣杜廷隱守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二州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成德節度王景崇之姪初封為趙王趙鎔不從公立出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杜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有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及廷隱等襲冀殺趙公立戍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王晉遣兵救之

也及越間爭戰於吳楚成王卒鑄始命公立政之不克晉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

晉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

一、二日共至京，奏事。之八月一日，

德威若將知兵

卷之三

梁人亦吾人

卷之三

首可謂智

十年吾當問其

諸將欲尊之

張水部集

晉岐吳相唐天祐九年梁乾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謂克用已死遺下庶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小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見而自立初張后嚴智遠王又多敬憚而后趙見恐意驚色其子婦友文妻王氏友珪妻張氏常織入侍王氏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謂克用已死遺下庶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小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見而自立初張后嚴智遠王又多敬憚而后趙見恐意驚色其子婦友文妻王氏友珪妻張氏常織入侍王氏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司馬文正公集幽州參軍馮道奔晉○目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爲未可擊獄得免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書法奔者何危不早也守光囚父殺兄稱大號道不聞直諫而區區於易定之後道斯以自全也得免而後奔故書危之

金主曰：「吾方指揮之，未可也。」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

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翼聲動天地發明
皆非無手義者能之而輕然可破
於其功亦足少伸大義於天下矣

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用兵常有敵之勝以取勝。王跋突厥其長嘗遣使高昌言於諫也知難而退君子所許。胡致堂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自出短於用人高邑之後非承業改其意則德必死矣他日胡柳坡危遠德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眾皆不鑿為能處大事皆王自用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於高邑○目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晉王自將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今屢敗賊陷而騎無所展且死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永業入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也及廷隱匿不報。朱昇被稱成平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晉王乃遣使求援於燕。當時兵敗之推

趙王嬖姬梁初封為趙王。相之，錢不從公立出，指城而泣曰：「朱采滅唐杜撰三尺童子知其在人而我王猶尚姦好以長者欺之。」此所謂閉門造餽者也。

卷之三

本朝令名盡使舌貢反諒○目梁王欲襲封頴州會兵於城下王改趙榮遣杜廷芳守鹽規專兵三千分屯梁冀一州聲言助趙守梁趙將石方攻梁州

壬午夏此吳惟周天祐五年四月梁宋州獻瑞卷一百一十一
是歲夏正月吳五國齊平四年正月梁宋州獻瑞卷一百一十二
德梁王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

多口求進不已，至累其志而詒言之，始知止也。

子才之于人也，不啻如水火之于人也。故其不苟言人也，固不以人而以人也。此

荀道則退無進則進
士君子處之正也

李忠貽自負學行且

宣臣事未深既為副

龍所黜忠而弗即徒

以長治海王廟其抗

真昧大節而矜細行

所謂欲益猶彰耳

安金全你徐陽

當至不行告陽之

安金全功佐德

國之右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王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暨下家臣臣於王熙素不故主有

所居久之意以抗直罷

二月梁主屢趣鄆邦與晉王戰鄆兵大敗王檀當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王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自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

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軍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子弟等數百人夜出擊梁梁兵大驚引卻

三月梁昭度使遣牙將石君立致之與金全等兵擊梁兵死傷者十二三晉王性於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梁王聞劉鄆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

胡致堂曰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確在周德威故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是不克有終也宣哉

九月晉王還晉陽○自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曾夫人歲再三馬

晉以張璣為麟州刺史○自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雖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憚為不法今若不慎

元無日矣由是擢所至不敢僥幸

丁丑晉收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興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蜀南稱漢凡六國四鎮

三月契丹圍幽州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自時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承業持

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間實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韻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

下蒙於外繼之識更

實以為虜無端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

禮用微而國以富也

也命嗣源將兵先進實以鎮定之兵繼之○八月

八月劉巖稱帝於廣州○自國號越用楊洞晉計立學校設選舉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自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水禁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儲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

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

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傑為王私索劍曹太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散之○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

張承業猶唇亡齒寒

勇決多權智故非虛

譽

七哥何吉之道

承業急行何如

士大夫遠不能及

承業可為內侍郎

法

胡致堂曰承業之志行雖措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蓄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計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

盡

戊寅○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正月晉師掠平鄆漢還還鄆州今鄆州今東昌府○自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陛下居深

宮之忧所與計事者省左右近習豈能盡敵國之勝負半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之才乙於邊

二十一
後梁紀 末帝

自殺疏奏張趙之徒言趙怨望梁王遂不用

知詰後篤吳是為南唐

○鑑知詰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

中太祖喜以得趙之機恭之慕秋趙謀為多

○丁南湖曰故相此疏具識忠於梁者乎蓋相與李振素為梁主所愛欣後梁亡東復事管而趙則縊死默退見之誠寡皆趙道之期亦可誅也哉

夏六月蜀王建殂太子宗衍立

檢如詰為淮南水事歸至便分古尚當退云屏障竊意反

隨以赴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齊邱悉力匡正

鑑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園圃以富強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

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窘有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係於王本朝

中興係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叩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彥章所困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胡致堂曰存勗不自晏安是也而謂非日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於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未有不假仁効義使百姓見德者

未可謂之失策曾師之酒鴻臚先儒論軍

艦揖由於石陳氣焰

制以諸王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強讒間將與繩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書舍植松竹自

而以爲嘉周德威指揮失宜更不得歸

歸於新進也厥後從珂盡被擣上山間

寶空從物棄物為家卒失樂取樂取財

卒失財取財為功

為功而周德威指揮父子同死行陣

則蟲之足以集熙

惟弟之易於傾覆立

孟知祥爲郭崇韜

問告人謂德威有

聖人之所取存焉

其故何如

孟知祥爲郭崇韜

敢用筠言者三

小就大幹

○鑑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

蜀王建殂太子衍即位

自乘斷甲馬爲牋

惟正反招盜

徐陵正色拒人

家世忠孝

參備人體限不足

置議向當詳論及之

至如宋白之謂留當

謂留當有三其真價

又何從而辨無以得

之而存私據物命

修特書曰近委僕國

貴夫弘任雖委無

足貴歐陽修有稱有

識者而亦斤斤于此

何耶

李唐守之毫無從

來所未有謂張參未

乃心應始終不渝

為錦綉後具

始依舊王相謀欲然

昭宗復仇反身易稱

帝色已以除其志

亦可謂曾不遺言

王父子難以忘者自

期方為猶猶時之不

能免於誤尾而存於

朱宋之敗亦利

參審安可得承取

譽為於政忠而禮

於科考者正所謂官

拜殿書曰筆

時當平河南

論太祖

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歷徧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塘而綠反梁人擊敬瑭斬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之號也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嚴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公私故知遠具先寄沙陀人敬瑭

吳圍結民兵○當時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薄盧樞言今四方分半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唐辰晉岐撫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

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穎之初豈至今日耶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故妄言者斬

卒已晉岐撫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主春正月晉得傅國寶○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吾晉太子幸石門吾

兵誅賊臣當是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柳文誰能禁我願告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杜稷爲心慎勿效

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今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國寶張水業等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

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

吳西取蜀令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愛先王大恩欲爲吾王立萬年之基

耳水業知不可止慟哭曰悽老奴矣即歸晉陽也已成疾不復起

胡致堂宋末朱彊彌勦大國用臣三降存勤於是遂登尊極則致遠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遠而大事不成也張水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

樹立吳後裔此曹孟懿所難而何望於存焉雖然水業其賢矣哉

王太子雖以忠著自

定官復唐人下而

欲立唐後及

無失所職亦有利

之勢多造大業而

定官復唐人下而

欲立唐後及

無失所職亦有利

後梁紀 末帝

上海富強齋公校

卷之三

此固天下之公法

嗣宗欲立奇功以

雙管真奇才

顧迎瀾曰朱溫以錫山一民從集為逆叛合中之微毫以歸命國家瞞叛蕩之作而惶然顙唐氏兵權之半然指仇目姦辟中人弑君樹黨而走遠伸縮惟擅指揮唐猶枕上之肉砍烹醢而食之也久矣秀昌曰枕上之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益馬噲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金忠曰不妄九錫豈不所忌者晉克終守岐成王蜀王皆為勦敵本敢逐愛禡者益有特也陸云賦曰晉燕岐蜀皆吾朝之敵也勤敵王遂受禪彼心未服夫何文將等效推戴之力以滅唐家三百年之社稷宋史曰朱三次本錫山一民也余何一御座之設野狐升據見國人得而鬻之者而當時興復之舉惟見於淮南錫西川建之徵破興岐王晉王會興而又不克終焉後淮西川皆稱帝宣天下甘叛逆之凶頑豪李少忠勤之節義見之震懼未幾而外多晉王之師突集之戰鋒推移沮柏鄉之戰挫敗預帥晉王敗於柏鄉新晉王萬級於柏鄉之精兵殆盡幽州之戰收跡逃遁晉王伐幽州勝敗於此見燒營夜遁懷怒抱恨常不伸眉可以消矣別注污雜掠備弗貌行避暴示夷誠萬段廷譖操刃腹背受鋒吾無葬地之禍豈知不仕世仇之李氏友珪曰李而仕悖逆之友珪平如天地豈容女乎嗟夫朱晃以臣弑君以致友珪以子弑父孫山之報昭不爽生為天下所唾罵死為海內所懼快哉天之假手以雪唐恨與友珪既立遽作荒淫均王友同楊令公之謀而義兵起郢王及血馮僕夫之鯨淵明友珪名鯨正名仗義朱瑱友即真故綱目不以朱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惜其得位之後不克自強也分天雄之鎮則軍士難心分天雄為南鎮號兵曰晉六州恩代蒲鎗兵專趙襄張漢康漢為晉李存王禮無功朱三十年之經營竟為石所弑左右弑傳聞而聞驚小兒王房章曰李亞子曷等所敗王禮無功朱三十年之經營竟為石所弑左右弑傳聞而聞驚小兒王房章曰李亞子小兒何足畏奮然望其國而有之當時君臣不能揮劍出死力而徒作楚囚之態漢王聞方卓就誘唐軍且至宗廟立毀追廢庶人晉王梁宗廟追廢大非敵之料不諭而他日滅族之戒畢驗矣是日賊見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惠心而醜貌否也嘆嗟謀之不臧詩其韻自述一時醜逆垂曆年可起奸雄既朽之骨吾當以是問而辱之

◎後唐紀

○莊宗皇帝名存勗姓朱鄧沙陀人先世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

○答朱存勗封以兵滅梁稱帝號曰後唐在位三年因中流矢而殂壽三十五

○答朱存勗稱唐天祐二十年承襲德三年晉十月以後唐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公接五代史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

○答朱存勗稱唐凡五國四鎮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公接五代史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

○答朱存勗稱唐凡五國四鎮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於京師貳宗異其狀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存勗當十家及長善附體略步過人聽其音大義尤善音律歌舞極之數

○答朱存勗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志甚著於時聲賊尚在乃遽自稱尊其祖朱溫劉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補滅朱氏復立唐後細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絕矣故書存勗稱帝國號唐特以列國而別與之此固公天下之法也

右後梁一主共一十七年

◎後唐紀

◎莊宗皇帝名存勗，姓朱，鄧州南陽人。先妣唐昭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韓王。及
繼位，尊爲稱帝。二十年，梁德宗之年，晉四月以後唐。凡五國四主。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
帝。晉太祖高祖同光元年，唐凡長善等制。謂曰：「兒有奇志，徵發當富貴無忘于家。」及長善等制。
秀道人恭奏，秋成通大義，尤善音律，歌舞並優之戲。

背曰絕袖矣表微當富貴無忘于家及長善教訓
勇過人惡春秋過大義尤善音律歌舞俳優之戲

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於時望賊尚在乃遂自稱尊其號朱溫割守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細目必因其以

王道之大德也。故曰：「天子之德，明于四目，聰于四耳。」此皆以明而副其生，以聰而副其知，此固公天下之法也。

自唐進士嗣源襲鄆州取之嗣源為節度使。自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虧嘗欲立奇功以補過曰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王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發擊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才城拔之嗣源焚楚掠撫文民唐王大喜曰總管莫如

裝約樹能知順逆

裴約不屈之節
果的當於大義

卷之二

梁將康定孝奔唐
延考勸取大業

卷之三

卷之三

帝王所運必有天命

丈夫持劍為王
彥聖死節何如
房章允節不屈

兵貴神速

庚戌夏請坐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虜竟擒段凝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橋行盡夜乘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及袁
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唐王從之下令諸軍皆踰躍願行役凝軍臨發皆亡匿唐後降梁主日度疲乏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驚

趙彊使挾威福跋棄故老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初晉字繼懿以澤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裴約遣間使告急唐王曰吾兄不幸方生夏德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祐斌曰
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爲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王深惜之前書李繼懿叛降已正其叛國之罪次書具將裴約不下已予其不屈之節至是書死之是子具備於大義守死不屈所以爲忠義守節之物也○
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梁王遷改凝監大軍於河上故翔李振唐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杜稷危矣
凝乃厚賂趙彥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彥竟代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
梁將康延孝奔唐○梁王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奔唐主問以梁事對曰梁地不爲狄兵不爲少趙彥擅權段凝智勇俱無聞欲數道出兵臣竊觀
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王大悅高宗書奇志梁所以亡也○凡內禦必關於威敵之故而後盡是故得李佑而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綱目每謹書之

唐主救鄆州節度使敗績王彥章之唐主入大梁梁王瑱自殺度支減梁○目時唐王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詔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
精才無足可畏降者有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國保揚子_{揚子}固白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破城中死生盡必至風自負爲王後首則將
裕亦

自降矣。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且唐王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豈能行決矣。唐王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

中都治中縣居其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出擒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軍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元自其家從皇帝歸而生我我可而自見天下之人乎豈有相呴濡濡爲害乎比我不為如命所之

胡致堂曰：方固善，然所當者，乃宋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房章以十萬之眾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明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下南湖三、彦甫起自軍事，累擢以血戰勛成大業。事功王多被趙彌等讒聞，以此致中郎之敗。唐懿宗愛其膽勇，欲全活之。房章訓曰：臣受恩非獨公作偉特以爲死節之首，良史也耶。

鑑康延年請坐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虜量就擒段凝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直

為吾擣矣。延孝之言是也。唐王從之。今下諸軍皆歸。雖願行役。豈重臨發。亡匿。後降梁主。日疲夜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疑。

趙彊使挾威福跋棄故老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故相始終為罪已先繼死嗣目以伏誅者之蓋以唐居祚微弱實為謀主故耳

集全義奮勇立功之恩義如
何當使張誠溫曲為

保護真是制其肺腑

莊宗時傳義為厚報

以人言而謝天下

臣誠子有不可貸

而信從都詔優厚報

削去威澤及積貲之

莊宗信知為唐之

名能滅朱梁乃方故

戰死命詳顯倒

無據若或據其魄者

尚足觀其後子

獨守舊教為唐之

三不對或問秦章何以不自舞

唐以郭崇韜為侍中○唐王欲發梁太祖墓斷棺焚屍張全義言未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斬以存聖
恩唐王從之但鋤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胡致堂曰宋亡忠井叔二主豈唐宗杜山情殘無與為此莊宗列數其罪述告多方發冢斬棺焚屍而曠之汗瀝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憲坐後

宋亂賊之監全義懷私甘辱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譽於討惡之與惜哉

胡遣使如唐○唐王遣使以滅梁告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氣驕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重辭厚禮保境

安民以待之耳

蜀吳敗鍾泰章為虢州刺史○蜀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懿代之以泰章為虢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

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舞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懿輩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况刺史半何為

自辟以彰朝廷之失

蜀晉星見○皇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烏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形於上

蜀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秦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王幼喜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伶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

名謂之李天下嘗自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遂前批其頰唐王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唐王悅厚賜之由是諸伶出入宮

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

王鳳洲曰唐莊宗好田獵中年踰民田中卒令當馬切責為民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

曰汝為縣令猶不知吾天子好獵那奈何縱民掠擭以供賊糧不厭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前清盈行刑請

伶其唱和之莊宗大笑令得免去世所傳善子數養馬主烏者東坡諱枝上林鹿角舍人數乳母者相類夫新磨嘗北莊宗賴以稱其君者乃能

靖諫以止君之妄殺蓋小人嘗有小善微益以結知於君而不知一借之威福其肆毒滋多矣

蜀唐朱友謙溫韜入朝○溫韜入朝賂權貴伶官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編何得不誅唐王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還鎮

胡致堂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當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

鑑張全義請唐王遷都洛陽從之

蜀高季興還鎮○初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王感遲言欲留之以郭崇韜諫遣歸鎮謂諸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娘子云吾於

十指上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僥幸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蜀甲申後唐同光二年是歲正月唐王祀南郊大赦○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唐王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嘗賜有儲積可令租庸重取

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滿至始怨恨有離心矣○唐郭崇韜位兼將相權倅人王自附於汾陽王之後多貳別流品引拔浮華於是嬖佞多於內勦舊臣之外

蜀二月唐文夫人劉氏為后○時宦官朝夕短郭崇韜嘗詆扼腕不能制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萬世臣處心行

事之要

崇禎時深為後宗

備任陳謀定多見

信從便果屬誠深之

終為國患則杜漸防

微應有割之論而

以私忌後言咷

宣忠正腹心之臣所

宣為哉

王行虧活繼民不

聊生生財唯親離已

日生厭代荷之衰

不滿機可乘亦且

搖民水火觀其入

馳輸人心帖然蜀中

情勢固可觀見觀其

避怨弗往者真不違

理耳追後西川都

監之請和祥方蓄志

保殷無隙可乘重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尹遂昌曰人之處心行事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崇禎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然則正之一言見真

萬世人臣處心行

事之要

崇禎時深為後宗

備任陳謀定多見

信從便果屬誠深之

終為國患則杜漸防

微應有割之論而

以私忌後言咷

宣忠正腹心之臣所

宣為哉

王行虧活繼民不

聊生生財唯親離已

日生厭代荷之衰

不滿機可乘亦且

搖民水火觀其入

馳輸人心帖然蜀中

情勢固可觀見觀其

避怨弗往者真不違

理耳追後西川都

監之請和祥方蓄志

保殷無隙可乘重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細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目謙自是重歛急徵以充唐王之欲民不聊生賜豐財贍國力臣天平節度使○目契丹肖阿古只寇唐幽蔚州幽蔚唐州名唐

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

細乙酉後唐同光三年○晉成康元年○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目唐王以契丹為憂與崇懿謀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懿深以為便時崇

懿領真定唐王欲徙崇懿汴州崇懿解曰臣嘗賣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

執督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王曰卿為朕盡死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威帝業豈百戰之功比乎崇懿固辭乃許之

細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厥指揮使○目唐王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宿將

細唐王作清暑樓唐王苦溽暑命王允平建此樓日後萬人所費巨萬耶崇懿諫不聽

細八月唐王殺其河南全羅費

細三貴性彌直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后與伶官共譖之唐王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澠橋壞矣下貴獄明日傳詔

殺之崇懿諫曰費法不至死唐王怒曰太后靈輿將發

細十一月唐師滅蜀蜀王衍降○目唐王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懿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王不聽費死奉虎符門遠近憲之

細胡致堂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樹稊一歐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官譖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

小節而殺賢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无其類者耶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唐道榮躬入蜀

也

細丙戌後唐同光四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當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屢起逼滿山林崇懿恐大

兵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王遣官者何延嗣促之崇懿待之倨延嗣歸言崇懿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唐王遣馬彥

叔以委侍郎於國輔

細小得報聞而揚其短

細曾平憲史岡監補

曾平憲史岡監補

卷三十一 後唐紀 明宗皇帝

六 上海富強齊公校

則取確實由矣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珪馳詣成都觀崇懿去就皇后自為執輿轂及今崇懿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至是繼委命召崇懿計事繼委登樓避之崇懿方升階繼委從卷李

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其非

其在蜀也將士奔走其門賈貨皆指麾尤

擅環搥碎其首

趙莊升殺其子廷海

李松召書吏數人登樓云

榜示公道

公道有功無過徒以臣者延嗣之譖遂遭夷桂國之崇謫

而於宗廟之非分于

求始則納其昧以陽

所據以滅其族以自

是則當禍罪之大

明是則當禍罪之大

者然卒之殺崇宗者劉氏也

使崇熟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以謀之士敗於謀奸奸之士窮於奸惟

禍福之變實思慮能究之哉

不爲枉則書法交賊

之也固宜

以備思慮知詳

卒使金爵歸于孟氏

人臣私病國事

所至不以事非

意料得之

兵雖法所必懲然

輕重九指揮之變

於知遠遠按其

戰役之罪並惟

望滅萬人而於首勦

之知溫轉置不問失

其心既無可憚也

孔猶以人奴得典方
其黨莊宗恩遇不
審乃闇禱雨初破
則風颶望雲歎歎
至是並改其國號
忘情故主若此豈真
大馬之不如哉其後
安重誨以親暱見始
尤為小人常技不如
有君何恤於友更不
足責矣

轉對清朝令典

士相足以儀多寡
焉書記與物無拘
棄六合九取蠻峨
之轍也

不欲殿下稱唐且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本獻祖以爲不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謂李克及杜宗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原從之

唐殺其太原尹張憲○目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
胡致堂曰張憲不附令以致疏外進不預朝廷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

唐初令百官轉對○**自命百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奉事**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義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胡致堂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破不可不擇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誣謂國曰今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國人合會諸商剪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溫無毒主辟風痰鬼精物溫瘧多毒潤心肺黑甲蠭一名曉娘能以上包薰體或丸後如口解而去莊子註以曉娘而笑蘇合云二月唐郭崇謙伏誅夷族之得非畏其眾乎未乘初至之威治叛誠之職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目時崇謙為常州刺史既至遣使誅之

胡致堂曰後唐之亡者在亂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令人景進一徒不聞被刑從謙又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之○目楚王殷遣使入貢唐王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虛名洛陽之江陵不遠唐人少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沂流救之甚難大臣而弗能救使之

胡致堂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破不可冬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自拔○目安重讓恐失職者為患奏遣使賜任圜死趙彌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目時議置相孔循已薦鄭王，又薦崔協而仕國，欲用李琪。王素忌琪，故循力阻之。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且宰相但得端重有氣度者足以儀型多士矣。」他日議於朝，唐王曰：「宰相重任，在河東時見馮書記書記官名，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擇。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圓曰：「今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圓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蛇蝎之藥也。」言不能考，其相國人合會諸齋，具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丸」，味甘溫，無毒，主辟癘殺蟲，精物溫應，善毒瘤瘻，去三蟲蛇蠍黑甲蟲。一名蠭娘，能以上包真體，成丸後，如戶解而去。莊子註以蠭娘而笑蘇合。孔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胡致堂曰後唐之亡者在割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燭陰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謙又自叛弑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於十月之久謹以龜命後族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曰楚王殷遣使人貢唐王賜之駿馬十美女過江陵高平輿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富務實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解其稱臣

胡致堂曰自古高門大族是世所罕見者非也一毫而取厚薄不等亦可苟不謬道也故此專志之心自此生矣
冬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後守殷自殺○安重讓恐失職者為患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讓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

為是其異而難圖
其不及時以假悅不
但不論事機亦無益

當於南董之義也
明宗信德之效

使至國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悅事不合坐敗

唐充三司連負二百萬金公明繼光通貞此信德之效

兵丞相徐溫卒○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按五代史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諱使明宗易服下坐召相之玄豹曰○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

內歛貯財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

言唐主責不可言唐主旣召詣閣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

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於策執謂五季而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哉兵民之效乎

細有年○目是歲尉代遼還衆斗不過十錢公明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於策執謂五

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戰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殊謝人煥餽運而已

胡致堂曰王晏殊不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不急近功不靡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厭王都

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細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目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細己丑後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三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目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福祿耳唐主曰先朝受

此賜者三人崇懿繼麟等皆族滅朕得脫如是爲幸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細有年○目唐王與馮道從容答語及年穀豐登四方無事追目臣當記昔在先皇幕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陘隨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臣憂馬跋執

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懶自逸俄而顧墮馬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王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勝足目道農家歲山則死於流移歲

豐則傷於殺敗豐凶皆病者雖農家窮困臣記進士韋夷中詩云一月費新絲五月羅新穀醫得眼前瘡猶心頭肉語雖翻但豈盡農家之情狀農於

秦之際三致唐虞而道以明宗善有年而詔譬以對猶得古人遺人之所以古昔之勤耕於野保於桑惟足以足比數而其言固自可採也

細庚寅唐長興元年○是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後二人公明唐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連兵反公明則其餘從可知矣夫唐君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

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

夫豈大誅所能赦哉

細八月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廷筠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細庚寅唐長興元年○是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後二人公明唐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連兵反公明則其餘從可知矣夫唐君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

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

夫豈大誅所能赦哉

細庚寅唐長興元年○是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後二人公明唐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連兵反公明則其餘從可知矣夫唐君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

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

大臣不可輕動

馮趙風之言皆是
姚洪知大義

往來文備之領賢

法所不容知姑執而
誅之頗似能釋嫌杜

體事未無而金鑑簡
賜又誰為之而極

欲立見禮請而忘
其何賴以知詢乎

重誦謂懷權久為
中外同目但因從河

陰險尤不可測而禍
機本於此且於莊

宗親屬詳而嚴毅

之才為神人所傾使

聲罪以正其誣且不

非惟不以為免且

以為快願如群錢

錫諸事以實之則非

其罪矣劉氏譖之不

於此時則可以無罰

故致仕則可以無罰

并惜其不相時而仕

亂世皆不免祠之

見也

印鑰授傳璫

印鑰授傳璫

印鑰授傳璫

印鑰授傳璫

印鑰授傳璫

印鑰授傳璫

解其機務為便植鳳曰公失言即奉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安為樞密使而重誦如故
胡致堂曰重誦不得於君則當本身而力道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據而以虛又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邪馮趙風之言皆是
也夙為朝廷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有形跡而猶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姚洪以武人而知大義不顧私恩置誠而死則具忠義大為可嘉特書唐將子以死節固其宜也

十一月楚武穆王殷卒子希聲嗣○唐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止稱節度使

唐王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希聲居喪無戚容慕之日朝食雖

歸數藍具臣潘起說之曰昔阮籍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

卒卯唐長興二年是春正月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唐吳徐知誥欲以齊丘為相齊丘欲以退讓為高謁歸休也

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敷諭齊丘還除右僕射致仕

夏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誦唐重誦專假不為無罪然明宗始馬不聽其去而終馬又誣而族之故書殺書為書致仕

五代史曰重誦以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強然輕信韓攻之誣而能錢鏗之臣徒陷虧過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幸嚴一出而

知祥或何短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加擾晉止大此獨見之慮禍豈所生也

秋九月唐勅解縱五方鴈隼○唐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王曰不然朕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餘稼無幾以

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唐王初置鷹坊止留二十人禁中外無餽獻

壬辰唐長興三年是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唐書貿之何議也然學者得

胡致堂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贊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

盡知當者以四民盡當為處而賤之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鏗卒子元瓘立○唐錢鏗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君皆愚懦誰可為節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素有功孰不愛戴鏗乃悉出

印鑰授傳璫元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

秋七月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銓潘岳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朗州今改常德府屬湖廣道

康澄上疏如是而非所云可畏者有未盡當者如以四民盡當為處而賤之

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蟻傷棲不足懼賢人庶幾深可畏四民遵奉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淺聞深可

畏不足懼者礪陛下在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王優詔贊之唐書論事一質環書詔責之康澄書復詔答之然則武帝明宗俱好見矣

則輕重倒置而不美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敵野澤而渴渴者豈宜棄棄之而已哉至於移冷為

士講經義聞益人智愚五員莊宗好為詩將家十文非素習徒取人驚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急驕縱不法石敬塘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

母素相憎疾敬塘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契丹入寇唐王命擇帥延平等皆推敬塘敬塘亦願行即命除之敬塘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瓈為都押衙不足懼則尤害於理

北言月旦錄卷之三

卷之二

於此論其後以其子
明次而生許之亦昧
乎立言之本末矣

當歸事已辦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蜀主。

卷之三

初七月唐之錢元瓘為吳王

十一月。唐主會殂。○明宗

立八年，年數盡，豐王篤生。又

卷之二十一

胡致堂曰司農賞廉吏嚴治贊盛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無

達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不惑思道薄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與天人更感之理不可誣矣

子上明宗不以立為某，則目終其得國而廢祚，即宜數不善多可紀。五季之君皆不明宗者，亦可

卷之三

唐王自經易月之制，即召舉士，謂貢能政也。太宗嘗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具體究竟，求少諭。李愚私詣同列曰：「位

高祖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

高貴重華亦知有田家外小詞能休日新三句弱在此方客眉叟之名號可付生王氏蘆州平山人明宗子以爲子勿村器王既而識得

唐主從厚慶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春正月唐潞王從

自唐王憂駕不知所為遂出奔溫王欲引兵將至溫道詔中書舍人盧道亡勸還文書宣遠草書曰溫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請不廢舊事但令左右各執刀盾隨其後

教令當可遠謀。初進子道曰：「事當務於實。」子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處以大位勸者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粗然不足數。」

明文書三事當從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開帝號遠求洪昭鳴質鎮經中外則難何出作乎

卷之三

夏四月唐淵王從珂入洛陽廢其王從周為開國王而自立復恭於於律州徵州刺史宋金誣死之。自方閏帝之在滑州也嘗令諸道使奏居間

其遇事

歐陽公五代史取尤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調查以其實徵其事畧故遺之歐陽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凶卒所以不

古之帝王終焉身股肱無稍弊非其罪也令謂不以具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房章表的何以加焉○死節三人王房章張衡劉仁瞻死事十人

引領後夏魯奇如王清等

南湖曰：滔天然後，本王氏為明宗養子。至是而國姓三變，方其入洛，許博士人嘗百辟，及至洛，厭其侈然，乃括民財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眾。

真能也。賤民以賣國貳也。民愈而國亡。況從前既歸附者，果惡惡重而又聞舉報之，終極不樂而得乎。